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冰心作品集

一九四四年



1944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目 录

1944 年

- 赠逖生病中（调寄浣溪沙） (2)
- 致赵清阁（2月2日） (3)
- 致梁实秋（3月25日） (5)
- 致赵清阁（4月1日） (6)
- 致赵清阁（4月18日） (7)
- 现代女作家书简 (8)
- 致赵清阁（5月3日） (9)
- 致赵清阁（9月9日） (10)
- 空屋 (11)
- 致赵清阁（11月7日） (21)
- 再寄小读者（通讯四） (22)
- 致赵清阁（圣诞夜） (26)

1944 年

赠逖生^① 病中
调寄浣溪沙 （水仙）

寄托闲情到水仙
病中心绪阿谁边
拥衾无语看炉烟

微步凌波应解舞
生尘罗袜亦翩跹
不输梅蕊占春先

① 即浦薛凤，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。抗战时期，独自在重庆工作。

致赵清阁^①

清阁：

信收入。我忙得要命，忙家务！二弟从五通桥来，三弟又要出国，一谈就是半夜。孩子们又都放了学，满屋里都是人。我想进城，总走不了。但我二月廿一至廿五，是要在城里开会的。假如在这日期之前，我没有信说不来，就请您在廿一日那天早晨十一、十二时之间，到“嘉庐”看看。因为每次都找不着人送信，文藻走了，一樵又换了车夫，没有人知道你的地方。希望您那东西别等我发表，恐怕等的日子太多了。虽然我很兴奋看。（注：此处有损，“兴奋”可能是高兴。）祝好！

冰 心

四四年二月二夜

^① 赵清阁，女作家，1914年5月9日生，河南信阳人。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，并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《弹花》文艺月刊，后又主编《弹花文艺丛书》。1944年任重庆《新民报》特约撰述。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担任《神州日报》副刊主编。出版小说、剧本多部。

（收入本卷的冰心给赵清阁的信 44 封、有的信残缺，曾以《友情的记录》刊于《传记文学》。）

致 梁 实 秋

实秋：

山上梨花都开过了，想雅舍门口那一大棵一定也是绿肥白瘦，光阴过的何等的快！你近来如何？听说曾进城一次，歌乐山竟不曾停车，似乎有点对不起朋友。刚给白薇写几个字，忽然想起赵清阁，不知她近体如何？春来是否痊了？请你代我走一趟，看看她，我自己近来好得很。文藻大约下月初才能从昆明回来，他生日是二月九号，你能来玩玩否，馀不一一。即请大安问业雅好

冰 心

三月廿五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老三回来，说端木^①又去北碚了，和您上信不符，特再证实一下。北碚我不去了，但我愿意搭他车进城。（就是他不去北碚，只回龙洞湾，我也可以搭车的。）请代问一下：八日上午或下午何时来山接我？能否来山？你再写快信寄我。如不能，我就得快想法。西北红枣好得很。小孩子们谢谢你的书。山上极美，春来我又头痛了。恕不多书。请
安

冰 心

四四、四、一

① 即著名律师端木恺。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这星期又去不成了，因为开会又改到四月，多么扫兴！但我再下一星期也许要去，去了一定通知你，早说反使你不安。

孩子们陆续都快上学了，要安静一点，很想写点东西了。你如何？新年过得痛快罢？这里人多，雪美，可惜你不在。

冰 心

四四年四月十八日

现代女作家书简

××先生：

来信敬悉。关于作稿，岂明先生已催过两次了，只因牙疾，不能写作，抱歉之极。《××特辑》很动人，颇想写他一写，题目一时不能定，因为我作稿，常常是后定题目的，在可能范围内拙稿总拟在五月中旬奉上不错。此请
撰安

冰 心 拜

五月一日

（此信最初发表于《风雨谈》1944年第11期“现代女作家书简”。）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北碚那天玩得很好，当天来回，景超、一樵^①还在此赏了一会儿的月。可惜你不在，他们联络得不好！不怪您。端木开业，您的提议是好，就这样办罢。该款若干请告知，即奉寄。最近不拟进城。听说您六月中到赖家桥，离此很近，走也走得到，希望经常到山上来玩。附上现代妇女社收条四张，请分送。手边没有《红楼梦》，明天去借，当替您“琢磨”不误。匆匆，祝
好

谢冰心 拜上

四四、五、三。

^① “景超”即吴景超，新中国建立后为清华大学教授。“一樵”即顾毓琇教授，后居美国加州，1976年以来，多次回国探亲讲学。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两得来函，极慰。峨眉一签尤合下怀，不胜感谢，已留为纪念矣。连日在城开会，忙里偷闲。你不在，少一个人谈谈。不知你何时归来？有日子否？九·一八闭会当即上山。连日阴雨，极为闷闷。仍想到成都走走，只看便车接洽得如何？这程子身体还好。不知你在路上又犯胃病否？既到成都，何不至嘉定^①走走？那里还有许多人呢。匆匆寄意，并祝
旅佳

冰 心 拜上

四四、九、九。

^① “嘉定”属四川省，辖乐山。

空 屋

虹和我把我们一生的欢乐和希望，寄托在这一所空房子上面——但是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
这所房子，无论从那一方面看，都是一座极合于理想的小家庭住宅：背倚着山，房子盖在斜坡上，门对着极凹的山谷。这山峰、山坡、山谷上都长满着青松。山上多雾多风多雨，这房子便幽幽的安置在松涛云海之间。附近并无人家，一条羊肠小径，从房子底下经过。大门是树身钉成的一个古雅的架子，除天生的几丛竹子外，没有围墙，几十级石阶，三四个曲折，便升到这房子的廊上，门窗很大，很低，椽木都是冰纹式的，精雅的很。隔着玻璃望进去；一色的淡黄色的墙壁，和整齐的地板，左首是前后两间，光线很好。右首是横方形的一大间，后墙上有一个大壁炉。这大间的后面，是横断的两间，右边是屋子，左边是通后院的甬道。绕过廊子，推开后院的小门，就看见和前

面房子只隔着一条仄小的院子，紧靠着山壁，还有一排三间小屋子，是预备做厨房和下房用的。

虹，无论从那一方面看，都是最理想的和我共营生活的一个女性：她不是太健康，也不算太美丽，但她有着极灵活的风度，极动人的颦笑，和极潇洒的谈锋。她的理想，她的见解，有许许多多和我相同的地方。一想到她，会使得我哭，也会使得我笑，她在我心里，是这样的生着根，假如我失掉她……呵，我不能想象……虽然她还有一个半身不遂的母亲，一个白痴的哥哥，和一个生着肺病的妹妹，但这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自己呢？总算是一个向上的青年，我是一个化工的大学生，毕业后在这山上的化工试验所，做着研究的工作。我没有一切的恶习惯，和不良的嗜好，我尊重我的事业，我不爱钱。我相信我若埋头苦干，我是不会辜负我的国家，我的社会的……虽然我有一个老病的父亲，骄奢的继母，和五个幼小的弟妹……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假如我能和我的虹，永远关闭在这所幽雅的屋子里，环境和同伴，就会把我们的精神和勇气，鼓励振作了起来。我们同看书，一同谈话，一同研究学习，我们就是拉着重担的小牛，也要是一对快乐合作的牛，喜喜欢欢的流汗喘息前进！

这房子，据说是一个大官兼巨商的产业，是他的左右替他盖的。这不过是他许多别墅中最小最简陋的一座，他自己连来也没有来过，好几年空在那里。当然他也许也会来住，也许会让给朋友住，但只要目前是空着，虹和我能常去走走，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这房子离我们的试验所，只有半里路。在两年前的一个黄昏，我工余在这条小径上散步，松影中抬头瞥见，偶然拾级而登，周视之下，十分叹赏，但那时还不过是叹赏而已。直到去年的一个月夜，因为躲避空袭，和虹在这庙上，抱膝对坐，谈到深夜，这窗影，这檐风，这满山的松月，和虹的清脆的语声，以及她带笑含忧的侧影，便把我整个灵魂，旋卷了起来，推塞在这所空房子里面……

虹做着教师的那个家庭、离这房子也不过有一里多路。我们第一次相逢，是在这山坡上的一个防空洞里，我带着一大包的文书，她带着三四个孩子。我们洞内的座位，恰巧相连。关闭的时间太久了，当她的学生们，焦躁吵闹的时候，我便讲些故事给他们听。我素来是喜欢小孩子的，和他们说得很热闹，根本没有注意到黑暗中默坐的女教师！等到警报解除，大家挤到洞口，虹拉着孩子，向我道谢。她的腼腆笑容，和洞外的阳光，一样的耀眼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在

洞里外，都常常招呼，谈话。

这一个夏天，我忽然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工作之中，常常忍不住微笑，口里常常吹着短歌。接到诉苦催款的信，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睡眠，粗恶的饮食，也能下咽，而且吃得很多。我觉得我是在幸福中饮食，在幸福中眠起，世界上只要有着虹和我，其他一切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虹和我第二次去看那房子，是在一个星期日，我们约定在那廊上野餐，我带的是两斤大饼，半斤酱牛肉，和一瓶水。虹带着一包花生和几块糖。那时我们彼此都已知道对方是拉着一车重担的小牛，更不在这些事上客气，而且我们都吃得十分香甜。吃过了野餐，我带着虹从后门进去，细细的看了每一间屋子。虹张着一双大眼，不住的赞叹这建筑师的缜密的心思。那天她穿着一件淡黄色沿黑边的单衫，散发披肩，双颊上有着一层不常见的健康的红润。她兴奋的指画着说：“你看这方向多好，整个房子朝着东南！这东南角的屋子正好做书房，东窗前可以放一张大大的书桌，四墙嵌上矮矮的书厨，南窗下再放一张小小的茶几，九张小椅子，这屋子就不必再有别的陈设了。”一转身她又往后走，嘴里说：“这间朝南的房子，正好做卧房，阳光也好，配上浅红色的窗帘，矮床，摇椅，和一张小巧的梳妆台，空气就非常的柔静。最

好的还是外面的一大间……”她说又走到外面大屋子里，倚着窗口，回头笑说：“这四周松影太浓了，这间要挂上彩云式的窗帘，才显着光亮。买白布来，拿油彩画上去，这样，无论屋里插什么颜色的花草，全都合式。壁炉上挂上蒙纳利萨(Mona liza)的画像，再配上一对淡黄色的蜡烛，该多么淡雅！这看这壁炉，多大，多简朴！山后有的是乱柴，去捡些来，冬天阴雨的黄昏，把壁炉点上，不点灯，在炉火中品茶，听雨，呵，听到半夜我也愿意……”她呼吸有些急促，不住的说了下去。

我一声不响的看着她，这少女多么美丽，多么聪明！她竟在这空屋里，用幻想布置了一个最美丽的住宅……我快乐的微笑了，我说，“虹，等明儿我攒够了钱，把这所房子买下来，接你来住！”她惊异的抬起头来望着我，脸上忽然盖上一层更深的红晕。我知道我说错了话，赶紧接着说：“你既然如此喜欢，我买了这房子，分租给你。”她才笑了一笑，但立刻又皱起眉来，心不在焉的往外走，我也便跟到廊外，我们都沉默了下来。本来么，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我爱她，她也没有说过她爱我，其他的更谈不到了。不过，只要我们心里都明白、都了解，一切的一切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此后我们又去过许多次。这一夏天，空袭太多

了，我不能工作，她也没有教书，但我们都不到防空洞里去，山上本来安全，这院里又是最幽静的地方，在阳光和月色下，我们就坐在廊栏上闲谈。虹在庭院布置上，又添了许多意见：廊下要种些玫瑰，竹边要栽上美人蕉，石阶两旁要植些杜鹃，剪平了便是天然的短墙……我总是微笑着听着，这种谈话，总继续到警报解除为止。

雾季来临，空袭没有了。我赶着补做实验室里的工作，虹也给学生赶补功课，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。但在忙逼劳碌之中，我的心中，总憧憬着那在幻想中布置起来的房屋和庭院，和在房里院中欢笑行走的虹。这憧憬使我沉迷，使我陶醉，一想起来，胸头便热烘烘的！

春天该是更快乐的了，而我的心里，却加上一层重压。上海家的来信，总是提到生活越来越高，父亲的宿疾也越来越重，债是借到无可再借，希望我能够寄点钱回去。否则不但弟妹们要失学，就是全家也眼看着要断炊了。

虹呢，本来她的一家住在南岸她的表兄的工厂里。她的表兄是个厂长，手头很丰裕，待她一家也极好，但她的表嫂于春初亡过了，没有人理家。在周末，虹就常常到南岸去，回来时总是很忧郁，很沉默，难得看见她快乐的笑容。我们渐渐的觉到“现实”的箍

儿，越箍越紧，虽然我们还挣扎着往幻想的道上走……

暑期中，虹住在南岸，我去兰州赴了工程师学会年会，顺便在西北考察了一趟。回到山上，在初秋阴雨的黄昏，在我杂乱的书案头，拆开了两封信。第一封是我叔叔的，上面写：

“颖侄惠青：

前得汝父自上海来函，道及近来家计，已到山穷水尽地步，深以汝历年只知自己前途，不念家庭负担为憾！叔亦老也，家中食指浩繁，势难兼顾，研究所中薪水太薄，不足久恋，兹已为侄在××银行，谋得助理员之职，地位虽低，而薪津分红，平均每月可在三万元左右。此事之成，半由机缘，半由面子，万勿再以‘兴趣’‘事业’为辞，坐失机会！望即日辞职，进城报到，切要切要。

叔字”

第二封是虹的，只短短的几个字：

“颖：我昨天已辞了这里的事，打算回到南岸去久住了，明天下午请到那空屋廊上相见，即使话别，心乱如麻，一切面述。

虹

即日”

我拿着这两封信，只觉得手足冰冷，胸头发噎，窗外已经沉黑；只有一两星微弱的灯火，在层层雾阵中挣扎着闪烁——

第二天的黄昏，我拖着沉重的脚步，望山上走，这小径，本来是走向乐园之路，而今天……我低着头正在昏昏的想，猛抬头已到了这所房子的门前，我愣住了，擦了擦眼睛，重新再认，呵，一切都改观了！四围已编上比人还高的竹篱，两扇漆黑的大门，紧紧的关闭着，篱笆上面露出窗户和廊子，窗上挂着白色的布帘，廊上晾着一行行的杂色衣裤……

我打了一个寒噤，似乎整座山峰在我脚下震撼！我咬着牙，站了一站，便踉跄的走过这房子，迎着虹的来路。

在半路上我把虹截住，她的头发上满是雾珠，一件灰色的雨衣，裹住了她细小的身躯，眼圈微黑，更显出那黑大深愁的双眼，她向我惨惨的一笑，一面仍往前走。我拦住她，说“虹，我们不能去了，那房子有人住了！”我的声音带些颤动，她抬头注视着我，咬着唇儿，又惨惨的一笑，我们就在路边站住了。

经过了久久的沉默——我慢慢的从袋里掏出叔叔的那封信来，塞在虹的手里。虹展开了信，细细的看了一遍，又无言的递回给我。她两手插在雨衣袋

里，用鞋尖踢弄着地下的石子，半天，抬起头来，说“好，我们都得走开了，你牺牲了你的事业，我……我牺牲了我的……爱情……”我抬起头来，她笑了，笑得异样：“已答应我了嫁给我的表兄，这当然是父母的意见。表兄从小就欢喜我，因着喜欢我，就担负了我的一家。我对他却只有感激，没有爱情。我总希望也许有一天，我能够独力把这病苦的家庭，负担起来，好减轻他的恩债。因着较高的报酬，我就来到这山上，做着教师兼保姆，和这几个淘气的孩子，混了三年，而现在……”

“不知是何冤孽，竟在这里遇见你！我们都是最可怜可鄙的孩子，只知往幻想中沉溺，逃避，这幻想曾使我们朦胧的快乐了许多日子，但现实还是现实！比浮云还轻，现实比泰山还重，到了今天，浮云散尽，我们才发现自己已被压在这惨重的现实之下！”

她停了一停，双颊绯红了起来，微微的咳嗽了几声，“然而我并不追悔我们的相逢——我们虽然从今永远分开了，在海角，在天涯，我们却都知道我们正在走着同一的命运，那就是无休无尽的寂寞与忧愁……”

“我并不要求你忘记了我，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，正和我不会忘记你一样。”她伸出手来：“再见罢，颖！不，我不说再见，我希望我们永不再见！”

眼泪塞满了我的喉头我捧住了她的手，停了一会，她挣脱了，转身便走，我正要唤住了她，她忽然又转过身来，满脸的泪光，满脸的笑，她伸着双臂：“幻想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，让我们还拿幻想来结束这别离……颖，你不是进城上班去么？别忘了你还有个美丽舒适的家，你好好上班，周末回来，我在窗口点上一支红烛，来照耀你的归途。我在壁炉边矮几上，给你准备下一顿精美的晚餐，你在这小路上唤我，我就跑下层阶来接你！去罢，我的颖，星期六晚上见！”她在哽咽声中长笑着，回头便走入松林深雾之中

黑暗压盖了下来！我的灵魂已离开了我，我的麻木的腿，一步一步的拖着我的躯壳，往山下走——这小路无尽的长，往下，往下，把我引到无底的深渊里去。

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夜，歌乐山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《华声》1944年11月25日第1卷第12期。）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信收到。最近不拟进城。听说你十号赴赖家桥，
千万路·过·一·叙。我还好。有许多事情要问你。相见近，
不多谈。

冰 心

四四年十一月七日

再寄小读者

通讯四

亲爱的小朋友：

一位从军的小朋友，要我谈生命，这问题很费我思索。

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，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。

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，它从最高处发源，冰雪是它的前身。它聚集起许多细流，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，向下奔注，它曲折的穿过了悬崖削壁，冲倒了层沙积土，挟卷着滚滚的沙石，快乐勇敢的流走，一路上它享乐着它所遭遇的一切——

有时候它遇到巉岩前阻，它愤激的奔腾了起来，怒吼着，回旋着，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，直到它涌过了，冲倒了这危崖，它才心平气和的一泻千里。

有时候它经过了细细的平沙，斜阳芳草里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，它快乐而又羞怯，静静地流着，低低地吟唱着，轻轻的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。

有时候它遇到暴风雨，这激电，这迅雷，使它心魂惊骇，疾风吹卷起它，大雨击打着它，它暂时浑浊了，扰乱了，而雨过天晴，只加给它许多新生的力量。

有时候它遇到了晚霞和新月，向它照耀，向它投影，清冷中带些幽幽的温暖：这时它只想憩息，只想睡眠，而那股前进的力量，仍催逼着它向前走……

终于有一天，它远远地望见了大海，呵！它已到了行程的终结，这大海，使它屏息，使它低头。她多么辽阔，多么伟大！多么光明，又多么黑暗！大海庄严的伸出臂儿来接引它。它一声不响的流入她的怀里。它消融了，归化了，说不上快乐，也没有悲哀！

也许有一天，它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，飞向西来，再形成一道江流，再冲倒两旁的石壁，再来寻夹岸的桃花。

然而我不敢说来生，也不敢信来生！

生命又像一棵小树，它从地底里聚集起许多生力，在冰雪下欠伸，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，勇敢快乐的破壳出来。它也许长在平原上，岩石中，城墙里，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，呵，看见了天！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，承受日光，在雨中吟唱，在风中跳舞。它也许受着大树的荫遮，也许受着大树的覆压，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，终使它穿枝拂叶的挣脱了出来，在烈日下挺立抬头！

它过着骄奢的春天，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，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，小鸟在它枝头欣赏唱歌，它会听见黄莺清吟，杜鹃啼血，也许还听见泉鸟的怪噪。

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，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，来荫庇树下的幽花芳草，它结出累累的果实，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馨。

秋风起了，将它的叶子，由浓绿吹到绯红，秋阳下它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，不是开花的骄傲，也不是结果的快乐，而是成功后的宁静的怡悦！

终于有一天，冬天的朔风，把它的黄叶干枝，卷落吹抖，它无力的在空中旋舞，在根下呻吟。大地庄严的伸出手儿来接引它，它一声不响的落在她的怀里。它消融了，归化了，它说不上快乐，也没有悲哀！

也许有一天，它再从地下的果仁中，破裂了出来，又长成一棵小树，再穿过丛莽的严遮，再来听黄莺的歌唱。

然而我不敢说来生，也不敢信来生。

宇宙是一个大生命，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。江流入海，叶落归根，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，大生命中之一滴。

在宇宙的大生命中，我们是多么卑微，多么渺小，而一滴一叶，也有它自己的使命！

要知道：生命的象征是活动，是生长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，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。

要记住：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，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；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，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！

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，也不是永远痛苦，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。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，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时。

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，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。快乐固然兴奋，苦痛又何尝不美丽？我曾读到一个警句，是：“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，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”。——（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 sunset.）

世界，国家和个人生命中的云翳，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。

小朋友，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个成功后快乐的回忆，就是这位诗人所谓之“美丽的黄昏”？

祝福你的朋友 冰 心

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，雨夜，歌乐山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重庆《大公报》1944年12月15日。）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三信未复，负罪良深！信笺信封太好了，有点舍不得用。寒流过渝，我大伤风，鼻膜炎头痛了十八天。但山头之雪，从枕上便能望见，此山居之乐也。“论生命”一段，蒙你过奖。忆龚定庵有诗云：“少年太飞扬，为哀乐不深，……忧患稍稍平，此心即佛音……”亦是中年人见到之言。我的弟妇又生一女，家中热闹得很。新年赴渝事，不知如何？但元旦日有搭便车赴北碚计划，也许小住一两天，不知你那时赴北碚否？《先知》再版，家中没有，等到开明去取一本送你。匆匆即请

冬安

冰 心

四四年圣诞夜